

論語集說

漢書門類			
二〇六	三	九	三
一	三	九	三
五	八	五	冊

內閣文庫			
三	二	九	漢
二	五	八	書
二	五	三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95 (511)
函號	369 148



論語集說卷第五

淺草文庫

嘉 蔡 節 編

子罕第九 凡三章

子罕言

利與命與仁

集曰罕少也

晦菴朱氏

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

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程子

又曰夫子與門人問答言仁尤其最切

者而所記止於如此亦可謂之罕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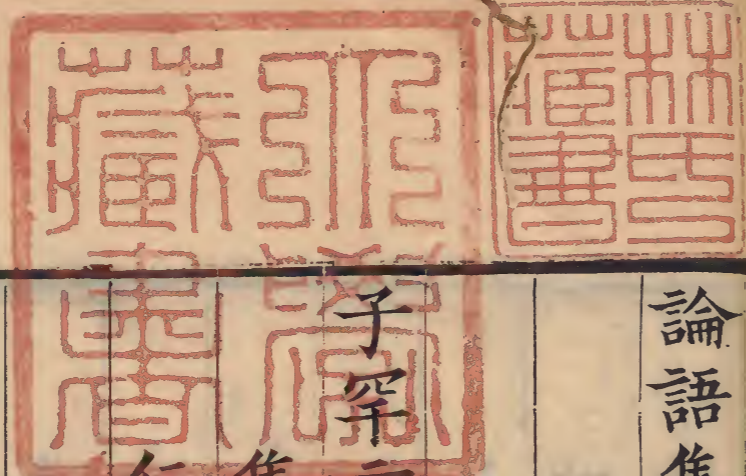
况所言不過泛及為仁之事至於仁之

本體則未嘗直指以告人也

勉齋黃氏

通志堂

論語集說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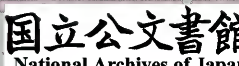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集曰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執專執也聖人道全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名乎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然則吾執御矣此雖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亦可見道

無乎而不在也晦菴朱氏河南尹氏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集曰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為之一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純絲也絲易成故曰純儉儉約省也禮人臣當拜於堂下泰驕慢也時臣驕慢故拜乎上從下謂從下拜之禮也邢氏疏節謂麻冕固禮也今用絲則儉矣聖人所以從眾者取其儉也拜下亦禮也今拜



上則泰矣聖人所以違眾者惡其泰也眾  
人之所為聖人或從之或違之亦曰酌夫  
禮之輕重而已矣

東谷鄭氏曰禮莫大於君臣聖人之

欲明君臣之分故不得不違眾而從下拜  
之禮也然必舉純儉之從眾為言何也其  
意不在純儉特以明夫違  
眾之心出於不得已焉耳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音無

集曰絕無之盡者母無通意者私意也必  
者期必也固者執滯也我者有己也母意  
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母必者隨事順  
理不先期必也母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執

滯也母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一念  
之私意動於內而係於事故有必必則守  
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已故有我必  
固我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而我復生意  
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夫子於此四者非  
待有所禁止蓋自無有耳

晦菴朱氏成都  
范氏南軒張

氏曰意與我相近必與固相類然而不同  
也意則發見而我則其所存也必則期於  
事之前固則凝  
於事之後也

又曰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  
之教也

橫渠張子節謂始學者則當絕去此

四事成德者則絕無此四事

李公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

集曰匡地名史記曰陽貨曾暴於匡天子

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晦菴朱氏畏者有戒心

之謂藍田呂氏道之顯者謂之文上蔡謝氏茲此也

夫子自謂也朱氏文王既沒故夫子自謂後

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

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

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

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馬氏註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

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

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

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大並音泰與平聲少失照切

集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牢姓

琴字子開一字子張孔子弟子註疏與疑辭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

敢知之辭少年少也鄙細也試用也不試

言不為世用也。大宰見夫子之多能，疑其為聖而問之。子貢子貢告之，以人之受才有限，而夫子則不可以限量拘。是天縱之殆聖而又多能也。蓋聖無所不通，多能乃其餘事耳。夫子聞大宰之語，姑以少賤能鄙事為言，又慮以聖為必在乎多能，故繼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不試故藝，言功業不試，故所見者藝而已。門人載牢所記夫子之言于此，申上章之意也。

南軒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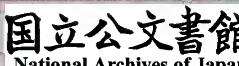
晦菴朱氏  
樂山黃氏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

集曰：叩與扣通。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也。鄙賤也。兩端，上下始終本末精粗之類是也。竭，盡也。夫子語門人，謂爾以吾為有知乎？蓋無餘知也。雖空空鄙夫有問於我，我亦未嘗不叩其兩端而竭盡所知以告之也。此章之意，慮門人以聖道為高妙而教之有隱也，故即所以告鄙夫者以曉之耳。

本伊川程子  
南軒張氏說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扶夫音

集曰鳳靈鳥河圖河中龍馬負圖皆聖王

之瑞也已止也晦菴朱氏聖人斯言蓋見聖王

之不作而道之終不行也故假鳳圖而興

歎耳南軒張氏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

過之必趨齊音咨衰倉回切少失照切

集曰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

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

趨疾行也晦菴朱氏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

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成都范氏此皆自盡而已非為人故也龜山楊氏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喟苦位切鑽祖官切罷部買切

集曰喟歎聲彌益也循循有次序貌誘引

進也罷止也卓立貌末無也註疏仰之則彌

高而不可及也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入也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見之未端的也此顏

子稱聖道之妙而求之未得其要也博文

使致其知也約禮使謹於行也約禮即克已復禮之

目夫子教人不過博文約禮二端循循善

誘使由其序而進之此顏子稱聖人教以

用力之地也欲罷不能行之力也既竭吾

才力之盡也如有所立卓爾至是所造益

深所見益親切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雖未達一間而又無所用其力也此顏子

自言其學之所至也本晦菴朱氏說龜山楊氏曰自可欲之

善至於充實而有輝光之大皆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節謂顏子

至是尤難為功不特自無所用其力雖聖人亦無所容其力也東萊呂氏曰夫子

之道於不可窮不可測之中而又不可至之理故循循善誘博文約禮則欲罷而

能於有所立有所見之中而又不可及之妙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致堂胡氏

曰此顏子學有所得自述其先難反覆誦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

味此章則聖人之道之至與夫教人先後

之序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可得而研求

矣南軒張氏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

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

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



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聞去聲

集曰疾甚曰病

包氏註

少差曰聞

孔氏註

無寧

寧也

馬氏註

詐謂作偽以欺人也禮大夫已

去位無家臣子路以夫子病亟欲使弟子

行家臣禮以治其喪夫子病差始知其事

故言由之行詐也久矣我之不當有家臣

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

而已

南軒張氏曰天即理也理不應有而強使之有故曰欺天成都范氏曰

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自陷於行詐罪至欺天而莫之知也

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

路深矣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

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本晦菴朱氏說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

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切匱徒木切

賈公土切

集曰韞藏也匱匱也諸之也賈謂賈人知

物之善惡而能真其賈者也即周禮司市

所謂賈民是也沽賣也子貢以夫子有道

不仕故設為二端以問焉夫子言但當如

玉之待賈而不當求之耳沽之哉沽之哉

所以深斥求之之鄙也待賈之言義命皆

盡

本馬氏註晦菴朱氏無垢張氏說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

集曰東方之夷有九種陋僻陋也欲居九

夷亦乘桴浮海之意或人未喻疑以為陋

不可居殊不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亦何

陋之云乎

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集曰周衰詩樂失其傳而雅頌紊矣孔子

自衛反魯

在魯哀公十一年冬

取其言王政之所由

廢興者為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為頌於是雅頌各得其所而樂

正矣

本鄴川史氏說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

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集曰困亂也

馬氏註

何有於我哉此聖人之

謙辭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

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

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

南軒張氏



使夫資之下者可以勉思而企及而才之

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伊川程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 舍上聲

集曰逝往也不舍晝夜者言與晝夜相循

環而不舍也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

一息之停其易見者莫如川流故聖人於

此指以示人欲學者知無息之體而不使

功力有豪釐之間斷也本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說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節釋曰以好色云者所以明其好之之篤

也好德如好色則其心誠於好德矣然未

之見也此亦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

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並求位切 覆芳服切

集曰簣土籠也覆猶加也包氏註爲山而僅

少一簣然止則無所望平地而方覆一簣

然進則未可量止者吾自止也進者吾自

往也進止係乎己而由人乎哉此所以喻

夫學也學者能自強不息則積小以成大

若中道而畫則前功盡棄矣本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說

致堂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有人為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集曰惰懈怠也晦菴朱氏回於夫子之言無所

不說何有於惰建安游氏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集曰此顏子既沒之後夫子惜之之辭蓋

其日進之功於聖為幾矣然未至於聖則

猶進進而不已焉故曰吾見其進也未見

其止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並音扶

集曰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晦菴朱氏苗而不秀喻質美而不學者也秀而

不實喻學而不至於道者也河東侯氏蓋苗必

至於實然後可君子之於學亦然是故惡

夫畫也河南尹氏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切

集曰凡人進德必在於少壯之時言後生



之可畏亦焉知其來者之不能如今日蓋  
 以其進未可量也然或不能彊學至於四  
 十五十而於道無聞焉則終於此而已矣  
 斯亦不足畏也聖人言此以警人使之及  
 時而勉於學耳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  
 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說並音悅

集曰法語之言正言之也不背其言不若  
 遂改其事巽與之言婉而導之也喜說其

說不若尋繹其意河南尹氏法言拒之而未從

巽言語之而未說猶云可也其或從而說

焉尚庶幾其能改繹矣說之而不繹從之

而不改則是終不改繹也雖聖人亦無如

之何矣龜山楊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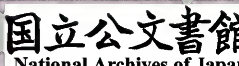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集曰重出而逸其半晦菴朱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集曰帥將也孔氏三軍雖眾其帥可奪者

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不可奪者守



諸已故也南軒張氏節謂此章言三軍之帥尚

或可奪以明匹夫之能守其志終不可得而奪耳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衣去聲緼紆粉切貉胡各切與平聲伎之跛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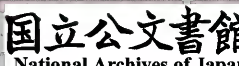
集曰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蓋衣之貴者伎謂有害心也求謂有貪意也臧善也以惡衣為恥學者之大病子路尚志而

忘物故能不恥此其過人遠矣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此衛風雄雉之詩夫子引之以美子路夫能不伎求非不善也而子路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矣是道也何足以臧夫子所以激而進之本註疏晦菴朱氏南軒張

說氏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集曰春陽方盛草木榮華松柏之生無以異於眾草木至於歲寒草木零落而松柏乃青青而猶存故人知其後彫耳此喻君



子之守道不渝平時未易見惟於危亂險難之際斯可見之矣

白石錢氏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去聲

集曰惟心有以明理故不惑惟理有以勝情故不憂惟氣有以配道義故不懼

晦菴朱氏

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此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

懼此學之序也

伊川程子

朱氏曰聖

誠而明也性也學者進德以知為先此自明而誠也教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集曰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適之

也

晦菴朱氏

節謂學者學乎是道也適道者之

乎是道也立者之乎道而能有所立也權

者權夫事事物物之輕重而合乎道之中

也惟知所以求之故可與共學知所以行

之故可與適道知所以持守之故可與立

知所以變通之故可與權徒知求而不知

行未可與適道也知行而不知守未可與

立也知守而不知變而通之未可與權也

此是四等學力學者不可躐等而進也

世求

又曰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唐棣之華

通為一章今從成都范氏分為兩章朱氏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棣大計切華呼瓜切夫音扶

集曰唐棣郁李也偏不正也反背也而語

助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逸詩也晦菴朱氏

偏其反而言唐棣之華或偏生而相背也

平都李氏節謂上四句是詩文下繫以子曰者

所以別詩文也詩人之意以華之相背與

室之相遠言吾豈不爾思但室遠耳夫子

借而反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自未

思言之則為遠既思則近矣辭涵蓄而意

蓋深遠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詩人因

物以思人也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夫

子借詩以明道耳

鄉黨第十凡一十章

節釋曰夫子之道初不離乎日用

之間惟其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

不中於禮故言語容貌衣服飲食





朝聘擯相交際起居皆足以爲法  
門弟子審視而詳記之有志於聖  
人者可以觀矣鄉黨一篇或記夫  
子之行或記夫子常所訓言云耳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  
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  
也恂相倫切朝並直遙切便旁連切侃苦旦切  
誾魚巾切踧子六切踏子亦切與與平聲

集曰鄉黨父兄宗族之所聚恂恂信實之  
意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敢有所先也

晦菴朱氏宗廟朝廷禮法之所在便便威儀之

習熟也言唯謹爾蓋謹而不放敬之至也

本龜山楊氏句讀侃侃和樂貌誾誾中正貌孔氏註

朝與下大夫言和樂而不亢與上大夫言

中正而不阿東溪劉氏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

不寧之貌朱氏與與不迫遽貌玉藻所謂君

子之容舒遲是也白石錢氏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

手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

賓不顧矣擯必刃切躩居縛切檐赤占切

集曰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凡

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

君命故也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

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

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

而衣亦隨之檐如言其整而不亂也趨進

翼如也者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之張

翼也復反也顧還視也賓退必復命者敬

終其事而紓君敬也賓不顧則禮成矣註

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

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

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晦菴朱氏曰陸氏云趨

誤也節疑是退字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闕況域切

必逞切降古巷切

集曰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若

足以容其身也敬之至也中門謂當棖闌之間君

出入處也履踐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

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立不中門避所尊

也行不履闕行以度也位君之虛位也

謂門

屏之間人君守立之處所謂寧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

敢以虛位而慢之也其言似不足者不敢

肆也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

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

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屏氣似不息者屏

藏其氣似無鼻息將近所尊心莊氣肅也

等階之級也出降一等下階一級也逞放

也怡怡和悅也逞顏色怡怡如者漸遠所

尊舒氣解顏也沒階下盡階級也趨趨而

就位也位班位也沒階趨則翼如復位則

踧踖如雖遠所尊未忘其敬也

註疏晦菴朱氏南軒

張氏白石錢氏岷隱戴氏曰愈近君則

心愈恭體愈卑故入門過位則言似不足

及其升堂則屏氣似不息出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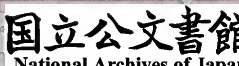
一等稍遠君矣然後顏色怡怡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

色足踏踏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勝平聲踏色六切覲他歷切愉羊朱切

集曰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所謂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上則舉手如揖下如



授下則平手如授白石錢氏曰如此升降

之容節也勃如戰色戰兢之色也蹢蹢舉

足促狹也如有循禮所謂舉前曳踵言行

不離地如緣物也此皆謂執圭時也享獻

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覲見也既享

有以私禮見也若一於莊則情不通矣有

容色者和也愉愉則又和矣註疏晦菴朱氏龜山楊氏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袵絺

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

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

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紺古暗切緌側由

集曰言君子者凡君子皆當然也成都紺

深青揚赤色是青赤色也故爲齊服緌在

纁緇之間邢氏疏五入爲纁七入爲緇

纁纁之間邢氏疏五入爲纁七入爲緇

纁纁之間邢氏疏五入爲纁七入爲緇

纁纁之間邢氏疏五入爲纁七入爲緇

纁纁之間邢氏疏五入爲纁七入爲緇

忍切如字下長去聲貉曷各切去上聲殺所介

紫間色不正褻服私居服也褻服不用則

正服可知註孔氏衫單衣也葛之精者為絺

麤者為紵謂以絺紵為單衣也表而出之

謂先著裏衣表絺紵而出之於外欲其不

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緇黑色羔黑羊麋鹿

子色白狐色黃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晦

朱氏故三者之衣各視其裘之色以為之裼

記所謂麇裘絞衣裼之羔裘緇衣裼之狐

裘黃衣裼之是也石林葉氏邢氏曰緇

視朝之服麇裘則在國視朝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用之黃衣狐

裘大蠟息民之祭服也葉氏曰麇裘亦施於燕居褻

裘私居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溫也袂者

袖也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寢衣今之被也

邢氏長一身有半此寢衣之制也南軒居

家居也河南尹氏裘以狐貉取其厚而溫也詩

之日于貉取彼狐狸故為燕居之服葉去

除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故去喪則無

所不佩言非特玉而已若觶礪之類皆佩

龜山楊氏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襜積

而旁無殺縫節謂裳猶其餘若深衣要半

下齊倍要

孔氏曰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惡

中之廣也齊音吝要平聲

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朱氏

川史氏曰殺者銳上而廣下為幅既多縫必殺之也

喪主素故羔裘

玄冠不以弔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言

每朔日必服皮弁以朝於君也

註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齊並側皆切

集曰明衣浴衣也明布浴布也

白石氏齊欲

其潔故衣布皆以明稱之

東溪劉氏

變食謂改

常饌遷坐謂易常處也

孔氏

節謂將以交

於神明故雖衣布之末飲食之具寢處之

所皆有別於常時所以致其敬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饘而鰒魚餒而肉敗不

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

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

多食

食不厭精之食食饘之食勝食氣之食並音嗣饘於冀切鰒烏邁切飪而甚切勝量

聲並去

集曰食飯也精鑿也魚肉之腥聶而切之

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故不

厭其精細饘食之鬱積者也鰒食之鬱積

而失味者也魚肉爛謂之餒肉外變謂之  
 敗色惡謂凡物之色變而惡者也臭惡謂  
 凡物之氣變而惡者也失飪謂失生熟之  
 節不時謂非時之物此數者皆足以病人  
 故不食割不正不食惡其刀匕之失度也  
 食物用醬內則云雞醢醬魚卵醬醢醢  
 醢醬魚膾芥醬之類是也各有  
 所宜不得其醬不食惡其不備也食以穀  
 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飲酒不為量但不  
 使過醉而至於亂耳二者自為之節也致  
 堂  
胡氏曰亂者內昏其  
 心志外喪其威儀沽市皆買也酒不自

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其為何物之  
 肉也此與康子饋藥不敢嘗同意撤去也  
 薑去腥通氣故不去也不多食不過飽也

註疏白石錢  
 氏晦菴朱氏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  
 矣

集曰助祭於公所賜胙肉歸即頒之不俟  
 經宿者重君之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  
 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  
 食矣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

以少緩耳 晦菴朱氏

食不語寢不言雖䟽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

不正不坐 上音食如字下音嗣齊側皆切

集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晦菴朱氏 聖人存心

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時也 成

范 古人飲食每種必出少許置之豆間之

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食必祭先農

瓜菜必祭先圃示不忘本也齊莊敬貌聖

人雖薄物必祭其祭必齊如敬心所存不

以物而輕重也 朱氏瓜祭則明無不祭之食必

齊無如也則明 席坐席也席不正不坐聖人

之心無一而不安於正也 上蔡謝氏 范

以養心體者未嘗不以正造次顛沛不可

離也故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則事之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儻朝服而立於

阼階 儻乃多切朝音潮

集曰杖者謂老人也 六十杖 杖者出斯出

矣不敢先之也 龜山楊氏 禮之有儻所以驅襮

厲氣也朝服以臨之示敬也阼階廟之東

階也禮記曰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蓋慮



祖考之靈或有恐怖欲其依己而安也白石

錢氏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集曰饋遺也嘗試也再拜而送所以致禮

於所問者也洪氏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

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

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

在其中矣成都范氏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集曰廢公廢也王氏傷害也不問馬一句

記者之言也邢氏節謂以人為重故問人

而不問馬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

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

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腥桑經切畜許六切

飯扶晚切首去聲朝音潮拖徒我切召直照切

集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而後頌焉敬君

之賜也腥生肉也薦進也薦之祖考也賜

腥必熟而薦之榮君之賜也牲未殺曰生

畜養也賜生必畜之者待有事而後殺不以遺人不敢虛君之賜也東溪劉氏禮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鄭氏曰此云侍食於君不得祭也故君祭則已先飯若膳夫為君嘗食然山槩黃視視其疾也君子寢必東首順生氣也東首者不以疾而改其常度也拖引也紳大帶也病不能興故加朝服而引大帶於上示不忘禮也白石錢氏俟猶待也君命召不俟駕言急趨君命也邢氏疏又曰先行而駕車隨之

入太廟每事問

說見八佾篇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殯必忍切

集曰無所歸謂無親戚任之者殯斂也為之治喪也朋友以道義相與者也其死也有所歸則已不得專無所歸則已得任之故曰於我殯朋友有通財之義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

白石錢氏晦菴朱氏東溪劉氏曰祭肉必拜孝敬之心一也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  
 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  
 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齊音咨衰倉回切饌雛睨切  
 集曰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家居也容容  
 儀也寢不尸非謂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  
 不設於身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  
 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臨祭祀見賓客之  
 時耳申申天天是也狎謂親狎必變者色  
 變也褻謂數相見也貌謂禮貌也見齊衰  
 者雖狎必變哀有喪也見冕者與瞽者雖

褻必以貌尊有爵恤不成人也白石錢氏曰以貌者

見之必作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類也

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錢氏曰版者書邦國人民之數式

凶服所以哀有喪式負版所以重民數此

聖人在車之容也盛猶豐也饌具食也有

盛饌必變色而作言敬主人之禮非以其

饌也迅疾也烈猛也迅雷風烈必變者敬

天之怒也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註

疏成都范氏晦菴朱氏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集曰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內顧者回視也晦菴朱氏正立執綏則容正而體安不內顧

以失容不疾言親指以惑眾檠山黃氏成都范氏曰

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以言君子之莊敬無所不在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

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音拱嗅許又切

節釋曰色謂人之容色也舉謂飛而去之

也翔回翔也集下止也梁橋也色斯舉矣

翔而後集是乃形容雉之知所避就也曰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夫子嘆辭也先二句是

敘其所因之事後二句是載其所嘆之辭言雉見人之容色動

則飛而去之必回翔而後下止去不遲而

就不亟茲其所以為時子路共之三嗅而

作文疑有誤節謂共拱手也嗅疑作嘆子路聞夫子時哉之言拱手而

起敬感雉之去就時所以三嘆而作也未敢輕於改經姑闕之

集曰自孔子於鄉黨至閭閻如也言孔

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踧踖如也至私覲

愉愉如也言孔子容貌之變自君子不

以紺緌飾至齊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

服之變自齊必變食至席不正不坐言

論語集說卷第五

二十一

金生

孔子飲食居處之變自鄉人飲酒至不親指言孔子事上接下處事應物之變

藍田呂氏

論語集說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說卷第六

永嘉蔡節編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集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也用之謂

用禮樂也 晦菴朱氏 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

而質者也而世謂之野人後進之於禮樂

習其容止而文者也而世謂之君子 明道程子

文而勝於質則有害於禮樂之實故聖人

論語集說卷六

通志堂

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南軒張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從行並去聲

集曰從隨也是十人者皆從夫子厄於陳

蔡者也時無在夫子之門者夫子不忘其

相從於患難之中故云爾德行言語政事

文學四科非夫子之言也門人因不及門

之言而類記之其不從者不與也本成都范氏晦

菴朱氏說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悅說音

集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

相長也無疑問則無相長之義故曰非助

我者顏子於聖人之言心通自得無有疑

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不足於回者其實

乃深喜之也晦菴朱氏致堂胡氏曰夫

蓋聖人之謙辭又以深贊顏氏云耳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聞去聲

節釋曰閔子騫之孝父母昆弟皆稱之而

人之稱之者亦無異於其父母昆弟之所稱也故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妻去聲

集曰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南容於此而三復焉蓋誠於謹

言者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

於刑戮故孔子以兄之子妻之

河南尹氏成都范

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

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並去聲

集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

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

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成都范氏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

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

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集曰顏路顏淵之父名無繇鯉孔子之子

伯魚也槨外棺也請車為槨欲賣車以買

槨也徒行謂徒步而行也孔子時已致仕

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者謙辭也晦菴朱氏人子

之才不才雖異父之愛子則均也鯉雖不

可以並淵然於夫子則子也其死也無椁

則亦已矣淵雖賢而其葬也亦稱家之有

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椁乎大夫不可徒

行也夫子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

於淵矣夫豈為一車惜哉南軒張氏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並去聲

集曰噫傷痛聲包氏註孔子於顏淵之死自

悼道之無傳若天之喪已也河南尹氏再言之

者痛惜之甚也何氏註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

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徒貢切從去聲夫音扶為去聲

集曰慟哀過也從者弟子也夫人謂顏淵

也註疏有慟乎蓋哀傷之至不自知其慟也

河南尹氏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言其死可惜

矣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晦菴朱氏曰痛惜致

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



也夫二三子也扶夫音

集曰葬具稱家之有無顏子簞瓢陋巷死而門人欲厚葬之不循理也夫子雖言其不可而不得專其事其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本成都范

氏晦菴朱氏說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切

集曰此切問也晦菴朱氏幽明之理一也能盡

事人之道則能盡事鬼之道矣死生之理一也知所以生之道則知所以死之道矣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本伊川程子說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行胡浪切樂音洛

集曰行行剛彊之貌鄭氏註四子天下之英

才也於侍側之際其所形見皆其力分之所至夫子所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也子路剛彊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夫子因以



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龜山

晦菴朱氏楊氏曰君子所謂得其死者非必考終命而後為得也死於義而已若比干諫而死孔子謂之仁人是也子路為孔氏宰食焉而不避其難義也孔悝被劫而盟子路往救之救而不獲亦可以死矣然以孔子不為衛君言之亦可以無死矣然由之不得其死也亦志於仁而已無惡也雖不足以成仁與夫求生以害仁者有間矣

又曰此章子樂下脫子曰二字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

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集曰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即改作也

仍因也貫事也言必有中者中於理也註疏

貨財之府無故改作非但勞民傷財得無

示人以崇利之意乎故夫子聞閔子之言

而善之南軒張氏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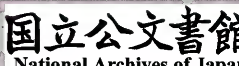
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集曰奚何也邢氏子路之在孔門雖其學

有所至然氣質剛勇變之有未能盡者故

見於鼓瑟之際亦然奚為於丘之門夫子

所以警子路而進之也門人不敬子路是



未達聖人抑揚之旨矣升堂入室喻造道之淺深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用力亦至矣特未極夫闡奧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為未至由宮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不亦有間乎聖人斯言非惟發明子路之學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本南

軒張氏說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上與如字下與平聲集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

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晦朱菴氏過與不及為未得其中則均也南軒張氏

天台陳氏曰觀檀弓子夏子張除喪之事與後篇論交事便見二子過不及處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為去聲

集曰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則刻剝其民耳冉有為季氏宰乃急賦稅以益其富此所以得罪於聖門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

聲其罪以責之也晦菴朱氏曰上二句記者坐冉有

之罪而後記夫子之言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嘖辟婢亦切嘖五旦切

集曰柴姓高名柴字子羔孔子弟子何氏註

愚驚也魯鈍也嘖粗俗也辟猶便辟之辟

愚則不足以知魯則不足於敏辟則不足

於誠嘖則不足於和晦菴朱氏洪氏此皆氣稟

之偏夫子言之使矯厲而擴克之也南軒張氏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

則屢中屢良遇切中去聲

集曰庶庶幾也屢數也命天命也貨殖貨

財生殖也億以意度之也空者意必固我

不留於中也顏子之庶幾於聖人者以其

屢空也言屢則有時而不空矣未若聖人

之純也子貢以貨殖為心而不能安受天

命然知識所及料事而多中焉亦其資稟

之高也本南軒張氏龜山楊氏說張氏

意於豐約節謂使顏子涵養之純無一毫

意必固我之累則造於聖矣子貢而不以

貨殖累其心則亦必能窮理而樂天矣聖

門學者惟子貢資稟亞於顏子故夫子每  
每對言之皆所以勉之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節釋曰踐者實履也室者闡奧也子張之  
行好高而不務實乃問善人之道夫子以  
為苟不踐善人之迹則亦不能入於善人  
之室矣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集曰論篤者言之篤厚也

明道程子

君子謂言

行相稱者色莊謂外為矯飾言與行違者

南軒張氏

夫子以為言論未足以取人也苟惟

論之篤厚者是與其與君子者乎其與色  
莊者乎色莊者亦固有篤厚之論如究其  
實必躬行君子而後可也

東溪劉氏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  
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集曰諸之也

邢氏疏

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

兄在則必稟命而後行有不可得而專者  
 子路勇於為義於其所當為者不患其不  
 為也特患其不知稟命耳若冉求資稟失  
 之於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於其所當為  
 者逡巡退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  
 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  
 不及之患也南軒張氏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  
 回何敢死

集曰或曰匡人之難夫子與顏子相失顏

子在後及至夫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此驚  
 喜之辭也夫患難之際先後不相及死與  
 不死焉可必哉然可以死可以無死君子  
 不貴於徒死也夫子不見顏子雖以為憂  
 顏子豈不審夫子之在否而輕用其死故  
 曰子在回何敢死致堂胡氏曰先王之制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  
 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  
 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比孔子不  
 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夫子而在  
 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康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  
 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大臣與之與從之者

與之與並平聲餘如字

集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邢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有是問夫子小之以為不足問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言不枉道以徇人至其不合則有去而已由求為季氏之臣坐觀其失進不能正退不能去龜山楊氏曰如季氏旅於泰山而不能救將伐顓臾

二臣皆不欲而不能諫是也直備臣數耳故曰具臣夫

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其於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也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

季氏不臣之心也南軒張氏晦菴朱氏張氏曰弑父與君不必

由求而知不從矣然世之順從者其始也惟利之徇而已未遽有悖逆作亂之心也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於從人而為逆者多矣此二子所以為賢與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費音秘夫並音扶惡去聲

集曰賊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邢氏子

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

於事繁責重之地將反害之也故夫子有

賊夫人子之歎南軒張氏子路言費邑有民人

而治之有社稷之神而事之治民事神於

是而習是亦學也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也

邢氏而不知古者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

學也蓋君子之道本於修身而後及於治

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

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

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

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成都范氏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  
 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  
 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  
 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  
 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  
 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坐才卧切長上聲母與無同乘去聲謹音僅比

必二切哂詩忍切相去聲鏗苦耕切舍上聲撰士免切莫音暮冠去聲沂魚依切雩音于夫三子者之夫音扶非邦也與之與並平聲

集曰曾參父名點孔氏夫子語四子言

我雖曰一日長於女女勿以我長而難言也  
 也女平居則言人不已知如或有人知女則  
 則女將何所用之蓋使之盡言以觀其志也  
 也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  
 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  
 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又曰能向義則能親其上  
 死其哂微笑也求赤點爾三何如孔子問



也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待也以俟君子謙辭也又曰以子路見遜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元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非曰能之願學焉願為小相皆謙辭也又曰公西華志於禮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焉希間歇也鏗投瑟聲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季春三月也春服單袷之衣也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風乘風也舞雩祭天

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兩非邦也與此曾皙問辭也下乃孔子答辭孰能為之大言無出其右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始焉以仕於時者使四子言志而終焉乃深有取於樂道不仕之曾皙何邪蓋子路冉求公西華三子之志固皆體察其力之所至而為是言然其涵泳之功少而作為之念勝至若曾皙則異是矣其鼓瑟舍瑟之間門人記之如此其詳者蓋已可見其氣象之雍容暇豫矣言當莫春始和之時春

服既成之後沂水之上舞雩之下與冠者  
 五六月童子六七月既浴而風又詠而歸  
 詳味其言則見其心怡氣和無所係累期  
 與同志相從以樂聖人之道此夫子所以  
 加歎而獨許之與夫以才自見者三子之  
 志也以道自樂者曾皙之志也惜乎皙之  
 志雖大而行有不掩焉耳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  
 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曰克勝也克己謂勝己之私也 龜山復

反也 孔氏註 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仁者

心德之全也目條件也勿者禁止之辭不

敏者謙辭也事如事事之事 晦菴朱氏南軒張氏節

謂人有是心則有是仁有是身則有是欲

欲踰其則而反害夫仁唯克去己之私欲

以復於禮乃所謂仁也故曰克己復禮為

仁一日克己復禮云者言克己之功至也



克己之功至則一日之間私欲淨盡天理  
 流行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天下無一物不  
 歸吾仁中矣其功用之速固如此也歸云  
 者蓋一性本備萬物自私欲一蔽則物與  
 我判然相離及夫蔽者既去離者不旋踵  
 而歸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用力在  
 我而不係乎人也顏子之在聖門以好學  
 稱其於天理人欲之辨已洞然於胸中故  
 夫子告之以此顏子聞言則喻而直請問  
 其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四者克己之目也勿之一字夫子語

顏子用力之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則為

仁矣顏子自知其能從事於斯故有請事

斯語之對

朱氏曰此章問答乃聖門傳授  
 健不能致其決故  
 唯顏子得聞之耳

又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日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

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

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

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  
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  
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  
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彛本乎天  
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  
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  
心之動因言以先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  
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  
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

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

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伊川程子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矣恕以及  
物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  
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  
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

晦菴

朱氏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  
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刃音

集曰司馬牛名犁向魍之弟孔子弟子訥  
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  
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  
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  
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牛意仁道  
至大不但如夫子所言故夫子又以為之

難言之得無訥乎告之蓋心常存故事不

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欲使

司馬牛深省乎難而勉之也

人之易其言者以其未知用力也知用力則言敢易乎哉故仁者之於言無不訥蓋  
知其事之無不難也朱氏曰牛之為人  
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躁必不能深  
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德矣聖人之  
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聖人之  
雖有高大下大小之不同然切於學者  
之身而為入德之要則初無以異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

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省息井切疚居  
宥切夫音扶

集曰疾病也向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以不憂不懼告之牛未及乎此也乃疑此未足以盡君子之道故復告之以內省不疚言由其平日自省於中不愧不作則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晦菴朱氏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集曰亡無也牛有兄弟而云然憂其為亂

而將死也

晦菴朱氏以傳考之桓魋嘗欲弑宋公而殺孔子其惡著矣

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憂也子夏告之以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死生曰有命以言其氣也

當順其所稟而已富貴曰在天以言其理

也當安其所遇而已皆非人力所能與也

本橫渠張子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

上蔡謝氏說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敬而親

之矣何患乎無兄弟邪子夏欲寬牛之憂

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

也朱氏致堂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

者也子夏知此而以與子喪明溺於情而昧於理是亦不能踐其言耳

君茂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並莊蔭切愬並蘇路切

集曰譖者毀人之行也如水之浸潤漸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者愬己之冤也譖愬兼意如膚理之受病利害切於其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於是二者而不行焉非明者不能也然巧於譖愬者終求以動乎人之聽而吾心之明

久而或虧焉則其言將有時而得行矣故明必遠之為貴也遠者明之至也一言之不足而至於再言之不徒取其明而又取乎明之遠聖人警學者之意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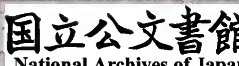
成都范氏曰譖愬不行可謂明且遠矣未若譖愬不至之為難也

本晦菴朱氏說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去並上聲

節釋曰制其田產薄其賦斂則食足而有





以養乎民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則兵足  
 而有以衛乎民矣兵食既足則民信乎其  
 上曾無疑貳離叛之心此則為政之大端  
 也夫政固不外乎兵食與信然以三者權  
 之無食則民飢而死矣無信則民離而國  
 不能以自立矣而兵則猶可緩也故曰去  
 兵以食與信二者權之死者人之所不免  
 而信則不可一日無也故曰去食是則食  
 重於兵而信又重於食矣去兵去食云者  
 非謂兵食果可去也特以輕重相權以明

夫信之終不可去耳比而明之叩而竭之

此聖門弟子所以為善問與晦菴朱子曰

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

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

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並其郭切

集曰棘子成衛大夫夫子指子成也皮去

毛曰鞞註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有去文從

質之言子貢惜其言之失謂出之於口而

駟馬不能追之也文質彬彬然後謂之君

子二者之不可相無大抵相若也若必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亦如虎豹之鞞與

犬羊之鞞無以異也本晦菴朱氏說白石錢氏曰虎豹之皮

以其文之足貴也若去毛而為鞞亦無異於犬羊之鞞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集曰哀公魯君也用國用也盍何不也徹

通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共井之

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

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初稅畝則什

又取其一故為什取二也哀公以年饑用

不足為憂問於有若若請專行徹法蓋

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

復言二吾猶不足以示加賦之意有若謂

百姓足矣君孰與不足邪百姓苟不足孰

肯與君以自足邪蓋深明君民一體之義

以止公之厚斂循其本而言之也使哀公

思夫二之猶不足而有若乃欲損之以為

足國之道在是則庶知為政所當損益者

矣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天台陳氏曰哀公之問在於足國有若之對在於足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年饑用不足哀公但知為國之病而不知民之病尤甚民之休戚即國之休戚也能行徹法以足民國用之足在其中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惡去聲

集曰崇德辨惑修身切要之務也以忠信為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用日新矣此德之所以崇也人之死生有命豈容我欲之乎溺於愛惡之私謂彼之死生可以

隨己之所欲虛用其力而實無所損益於

彼可不謂惑乎南軒張氏晦菴朱氏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

而妄者皆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小雅我行

其野之詩也富益也東溪劉氏節謂夫子引是

詩以明其人愛惡如是誠不以為有益亦

祇以自取異而已龜山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

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集曰齊景公名杵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人道之大經盡矣政者正此而已景公失  
 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公又多内嬖而  
 不立太子故夫子告之以此惜其雖善夫  
 子之言且知君臣父子不正之患而不思  
 有以正之蓋從而不改者其後果以繼嗣  
 不立啓陳氏篡弒之禍矣

本晦菴  
朱氏說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折之舌切  
與平聲

集曰片言猶一言也白石錢氏折斷也宿留也

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晦菴朱氏

節謂獄之難折而子路能以片言折之者

蓋其見明而信著有以得其情而服其心

故不假多言也子路無宿諾一句乃門人

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明之言子路平日

於人無所欺故人亦無敢欺之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集曰訟者人有所爭而訟之公也聽謂受

而決之也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

本清其源則無訟矣聖人之聽訟夫豈易

及而曰吾猶人者蓋不貴於能聽而貴於使之無訟也本西山真氏說成都范氏說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集曰居謂存諸心無倦則終始如一行謂

發諸事以忠則表裏如一晦菴朱氏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集曰此亦夫子所常言故又見於此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集曰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晦菴朱氏君

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

已也扶持而勸獎之唯欲其美之成也於

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

矜之唯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

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

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

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用心未嘗

不相反也南軒張氏節謂君子長善而

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

以正孰敢不正帥朔律切

集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

成都范致

堂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一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政惜乎康子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

集曰民聽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苟

子之不貪欲則民自不為盜矣雖賞之亦

不竊也尚何盜之足患邪

邢氏疏致堂胡氏曰季氏竊

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馬於虔切

集曰就成也子指康子而言也偃什也

邢氏

疏節謂康子之意蓋欲以殺而止姦孔子

言子為政焉用殺子而欲善則民亦化之

而善矣君子之德猶風也小人之德猶草

也風行而草必偃以德為化亦猶是也

又曰季康子所問者三夫子對之言雖

異而理則一要不出乎澄源正本而已

矣謙齋李氏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音扶好下行並去聲

集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質朴也慮念慮也聞之與達二者相似而實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子張務外夫子已知其發問之意乃反詰

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內主忠信而所

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

河南尹氏曰慮以下人不自矜高也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

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色

以取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

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

隆而實德則病矣

南軒張氏晦菴朱氏天台陳氏曰聞者有意

求名而實不副之達者有意務實而名自歸之此二者正相反蓋色取仁而行違則必不能質直好義居之不疑則必不能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此聞達之所以分

又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迹名有意近



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  
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

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伊川程子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

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

非感與惡並吐得切三與字並平聲

集曰慝字從匿從心蓋惡之匿於心者脩

者治而去之也致堂胡氏先事後得猶言先難

後獲也晦菴朱氏攻治也忿怒也親謂父母也

崇德脩慝辨惑切己之務也樊遲於遊息

之時而問乃及此聖人所以善之邢氏疏天台陳

氏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

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

所匿矣朱氏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能辨之

於早則不至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成都范氏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



由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遙遠並如字

問知之知並去聲知人知之平聲鄉去聲陶音

節釋曰愛人仁之用也知人知之用也夫子因樊遲仁知之間而告以愛人知人此特言仁知之用爾遲於知人之對而未達夫知之旨復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又極言知人之功用也遲猶有疑而

訪之子夏子夏聞夫子之言而有富哉之歎因即舜湯知人之事以明之言臯陶伊尹舉於上而不仁者自無所容是知知人之一事誠知之大者與

龜山楊氏曰舜有獨曰舉臯陶者蓋使舜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不犯于有司亦惟臯陶而已不仁者遠其在

絃乎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切道去聲

集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

二百九十九  
言言  
君茂

以數而見疏則辱矣

朱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集曰會聚也輔者左右翼助之意

南軒張氏

曰非但切磋之益從容君子以文會友將

以友而輔吾之仁也

東萊呂氏子以朋友講習故文

所以會友責善朋友之道故友所以輔仁

論語集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說

